

苦难的情人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张 伟等译 何宝善 秋一石 校

沈阳出版社

苦难的情人

〔美〕丹尼尔·斯蒂尔著

张 伟 宋晓明 译
单秉春 高 平
何宝善 秋 石校

沈阳出版社

1988年·沈阳

WANDERLUST
A Novel by
DANIELLE STEEL

Avon, July, 1987

根据美国 Avon 出版公司 1987 年 7 月版译出

苦 难 的 情 人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张伟等译 何宝善 秋石校

沈阳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 2 段 19 号)
辽宁省建平县印刷总厂书刊厂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82000
印张 12 $\frac{3}{4}$ 印数 1-100,000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56-090-0/1·37 定价:3.35 元

DR 16 B-1

内容提要

本书是誉满全球的美国著名作家丹尼尔·斯蒂尔继《隐私》之后，又一风靡西方的成功之作。

美丽婀娜的少女奥德丽在法国西海岸坠入作家查尔斯的情网，在温柔之夜中献出了宝贵的贞操……

在共同的旅行中，他们疯狂相爱，同时目睹了修女惨遭蹂躏后裸尸野外，少女被奸污后难产教堂……奥德丽不顾一切收养弃婴，查尔斯被迫与她分手。奥德丽深深地爱着查尔斯，又不忍心丢下婴儿，在极端矛盾中苦熬渡日……

另一个荒诞的女人，爱着查尔斯，却又搞同性恋……她暗设圈套，使查尔斯陷入迷网，并骗走了他的身心……可怜的奥德丽与他人同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怀孕”为借口同查尔斯结婚的女人谎言被揭穿，医生证明她五年前曾将子宫切掉，根本不能受孕，查尔斯悔悟……

怀着查尔斯身孕的奥德丽泪水流进了心田……

灵与肉、性与情，淫与荡，浑浊的生活使他们历经无情的折磨，尝尽了爱情的苦涩……

上 部



阳光从法式落地长窗照进来，屋里古香古色的陈设在阳光的抚摸下熠熠生辉。雕刻着仕女胸像和玫瑰花饰的壁炉上都涂了油，擦得光可鉴人。房间中央，摆着张精心镶嵌的长台子，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几个星期以来收到的各种名贵礼品，这些礼物掩住了台子的本来面目，但可以想见，这张台子必定也象壁炉台同样的精美，同样得到了精心照料。礼品中有各式玉雕、硕大的银制浅盘、精细网眼台布、二十余只精美的水晶碗、三十多只银制盐瓶和胡椒瓶还有十四只银烛台，看上去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台子的一端放着一本礼品簿和一支黑色自来水笔。这是用来记录馈赠者的姓名和礼品名称，以便新娘闲暇时给他们写致谢信的。女仆每天都来掸扫礼品上的灰尘。男管家就象照料德里斯考尔宅邸的诸般事体一样，负责监督仆人们把银器擦拭光亮。

这所宅邸给人的印象是家资豪富却不夸饰炫耀。德里斯考尔宅邸浑似一座城堡，厚厚的天鹅绒窗帘和纱帘，宅邸四周沉重的大门、修剪整齐的树栅以及庭院中的树，所有这些，挡住了好奇者的目光。

这时，从盘旋的楼梯近旁的大厅里传来一阵女人说话的声音，声音不高，但清晰可闻。随着声音，一个双腿修长、身段优美的年轻女子走进了前厅，看年纪她不过二十岁刚出头。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绸晨衣，棕色的头发梳成了一个发髻。绸晨衣上的褶皱给人一种轻柔的感觉，可她本人却没有一丝温柔的气质。她站在那里，亭亭玉立，两眼凝视着堆满礼品的

台子。她的目光在这些珍品上慢慢地扫视了一遍，微微点着头。接着她走到台子旁翻看礼品簿……阿斯特……都铎……花、堪普……斯特灵……弗拉德……华生……克洛克……托宾……这些都是旧金山，加州乃至全国的名声显赫，出类拔萃的人物。送来的礼品也颇为可观。然后，她迈着轻盈的步履来到窗前，望着外面的花坛。她的神情似乎显得有些黯然。

花坛侍弄得很整洁，这从她儿时起便如此。姹紫嫣红的郁金香开得那么热烈，这是她祖父每年都要种的。这些花与火奴鲁鲁的却大相径庭……她向来喜欢这个花园。她缓缓地吐了口气，心里盘算着今天要做的事情，那双穿着粉红色拖鞋的脚慢慢转了过来。她那深蓝色的眼睛也斜着台上的礼品……这些礼物当然都非常漂亮……如果新娘本人穿上她的嫁衣，那会更漂亮的。奥德利·德里斯考尔看了一眼她那纤细手腕上的钻石小表。这只表是母亲留给她的，红宝石镶成的表带是她的心爱之物。

这里共有十名仆役。两名女仆在楼房的主层服侍；还有两名女仆照管卧室；楼下有一名厨娘和一名女仆以及她们的一名帮工……两名园丁……一名汽车司机。他们把奥德利忙得不亦乐乎，不过她已经习以为常了。从夏威夷来到这儿，屈指已有十四年了。那时她才十一岁，安娜贝拉七岁。父母在火奴鲁鲁去世了，这里是她们唯一的去处。这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她们到达这里的情景。当时，安娜贝拉紧紧抓住她的手，惊恐万状，大声啜泣着。祖父的女管家从夏威夷把她们接到了这里。一路上女管家和安娜贝拉都在晕船，但奥德利却不晕船，她从不晕船。四年后，年迈的女管家米勒太太患流感死了，但她却早已教会了奥德利的管理如此庞大的古老宅地的全部本领，也教会了她如何按

照她祖父的心思行事。奥德丽的学习成绩的确不错，她替他把家管理得井然有序。

她匆匆走进餐厅，在空餐桌前坐了下来，在座位旁的电钮上按了一下。那电钮是红宝石和玉石嵌成的，可并不引人注目。此时，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她那粉红色的绸晨衣发出的阵阵窸窣声。她每天早晨都在这里用餐。安娜贝拉则不然，她的早餐是仆人们用盖着雪白的亚麻布餐巾的托盘给她端上楼去的。

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系着浆得笔挺的白围裙、戴着白帽子的女仆应声走了进来。她神情紧张地望着这个坐在安娜女王时代椅子上的年轻女子。

“您有什么吩咐，德里斯考尔小姐？”

“我只要咖啡，谢谢你，玛丽。”

“是，德里斯考尔小姐。”女仆的脸象木头般呆然，蓝玻璃似的眼睛带着紧张的神情。他们都怕奥德丽，除了那些从前就和她熟识的人……那些还记得……那个围绕着草坪飞跑的小姑娘……玩儿童游戏……骑自行车……有一次她从那棵澳大利亚松树上跌了下来……但是这个玛丽对此是一无所知。她与奥德丽年龄相仿。她只知道这女人处事果断，意志坚定。这就是人们认识的奥德丽。可她的另一面，她的丰富的幽默感，深藏在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里……就在那里……如果人们能够发现它……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怎样去发现……她只是……德里斯考尔小姐……一个老处女。

他们叫她老姑娘。安娜贝拉才是真正正的美人儿。这一点在她们姊妹间并不什么秘密。爱德华·德里斯考尔就总是公开这么说。金发碧眼的安娜贝拉有着天使般姣美的容貌，还有她那弱不禁风的轻盈的体态，这在三十年代……二十年

代……几十年、几百年前都是很时髦的。安娜贝拉是位小公主……是个小娃娃。奥德丽还记得父母去世之后，她们从布拉……布拉返回家园的路上，她怀里抱着小安娜贝拉，给她哼催眠曲的情景。她们的父亲从来就经不住冒险的诱惑，母亲只好跟着他四处旅行，生怕她如果不跟着他，他便会一去不返。结果她跟着他到了海底。那条船是在离开帕匹特两天后，在一次风暴中沉没的。从此两个女孩被孤零零地留在了世上。除了她们的祖父，再没有别的亲人了……可怜安娜贝拉初次见到他时吓坏了。他不住地打量着她们，奥德丽紧握着她的手，握得是那么紧，她们的手指都发白了。奥德丽想到这里禁不住哭了。从一开始他就使她们非常害怕，特别是可怜的小安妮。

女仆用托盘端来了象牙柄的银咖啡壶。这是她从火奴鲁鲁带来的属于她父母的珍宝。她的父亲从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甚至母亲从大陆带去的东西仍旧装在板条箱里，从未打开过，结果她把它们原样带了回来。他对在世界上东游西逛的兴趣要浓厚得多，对旅行积累的相册更是爱不释手。这些相册如今就放在奥德丽卧室的书架上。她的祖父却对这些影集不屑一顾。这些东西只能让他想起……他的独生子。那个傻瓜——他总是这样叫他——虚度了一生……两个人虚度了一生……留下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这一变故把他的心都弄碎了。可这个倔强的老人却从未把悲伤表露出来。他摆出矜持的男子汉风度，佯装讨厌这一变故给他带来的诸多不便。他坚持要求她们成为有用的人。安娜贝拉照办了，学起了缝纫。可她的要求在奥德丽却毫无结果。她不喜欢缝纫，也不喜欢绘画，也不喜欢园艺和烤点心。她的水彩画糟糕透了，也根本不会写诗，博物馆和交响乐更是让她头痛。但她却喜

欢读书，那些探险小说家的作品和那些关于遥远偏僻地方的故事简直让她如醉如痴。她喜欢去听那些人们认为荒唐可笑、高谈阔论的教授们的讲演。她常常来到海边，看海浪扑打着岸边的礁石，闭上眼睛，听任大海的喧嚣，呼吸着大海那自由的气息，神游于太平洋彼岸那遥远的神秘的国度。不过她在为他掌管家务方面却干得很出色，管理仆人的手段也很高明。每星期她替他查一次来往帐目，留心不让人骗去他一分钱。家里的一切应用物件准备得很充足。她有经营的才能，只不过根本不会有什么企业要她经营。她得以施展这种才能的地方只是爱德华·德里斯考尔的家。

“德里斯考尔先生的茶准备好了吗？玛丽？”已经是八点一刻了，这一点她凭感觉就知道，她还知道她的祖父马上就要下楼来了。这个老人每天早晨都要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好像要到办公室去上班似的。接下来他就要生气地哼着鼻子，神色木然，拒绝和她说话。甚至还要瞪她一两眼，早餐，他要吃两个煮得很嫩的鸡蛋和一片烤面包。再喝一杯英国茶，然后向她道一声早安便起身离去。奥德丽对这套一成不变的仪式并不感到气恼，她根本就不曾理会他。从十二岁起她便开始读报，一有机会便和他就报纸的内容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她那煞有其事的样子让他感到很有趣。可是后来，他终于意识到她汲取的知识是多么丰富。她发表的意见是多么有理有据。在她十三岁生日的那天，他们第一次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为此，她有一个星期没同他讲话。可这反而使他感到高兴。他为她，感到无比骄傲。现在仍然是这样。从那以后，她发现每天早上她面前都放着一份报纸专供她自己阅读。这给了她无穷的乐趣。从此每天早晨她都读自己的那份报。当他忍不住要和她说话时，她非常乐意和他讨论任何他

感兴趣的新闻，从世界政治到地方新闻，甚至包括他们的朋友举行的聚会的报道。他们的意见很少有一致的时候，因此，便争吵不休。安娜贝拉不愿意同他们一起用早餐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是的，小姐，茶已经准备好了。”

那女仆紧张得几乎颤抖起来，她紧咬着就要振振作响的牙关，振作精神，提防着敌人的进攻。

德里斯考尔先生出现了。他见到餐厅里有人，便离开波斯地毯，在地板上走了几步。他那双擦得乌黑光亮的鞋子发出一阵轻轻的声音。他拉开椅子坐下，瞥了一眼奥德丽，便认真地读起报来。他的鼻子不断发出不满的哼哼声。女仆倒茶时，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奥德丽在专心致志地读报，夏日的阳光在她那棕色的秀发和她那双拿着报纸的纤细柔嫩的手上描画着。他和往常一样，被她的美貌打动了。可她对自己的美貌却浑然不觉，正是这一点使得她更加可爱了。安娜贝拉却是除了自己的外表从来不考虑别的事情。

“早安”。整整过了三十分钟，他的嘴里才迸出这两个词儿来。说话时他那精心梳剪过的雪白胡须一动不动。他的蓝眼睛象夏日的天空般清澈，根本看不出他已经度过了八十个春秋。那女仆一听到他说话便惊跳了起来，其实每天早晨她都如此，这也是“仪式”的一部分。她打心眼里不愿意侍候他吃早餐，正象安娜贝拉不愿意和他一起用早餐一样。只有奥德丽对他的生硬态度无动于衷。哪怕每天早上他都是笑容满面、吻她的手，亲昵地称呼她，她的态度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其实，从爱德华·德里斯考尔的嘴里是叫不出亲昵的名字的。他叫不出来，除了他的妻子，可她已经死去二十多年

了。这些年来他一直装出一付硬心肠，从各方面来看，他也确实如此。他风度翩翩，讲究修饰。年轻时是个高个子，现在身体仍旧很硬朗。肩膀宽阔、线条优美、满头银发，蓄着连鬓络腮胡子，步履谨慎而坚决，一只有力的大手握紧镶有银头饰的乌木手杖，另一只手做着有力的手势。他现在就是这副神情抬头望着奥德丽。

“我想你已经看到了那条消息。他们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那些傻瓜，那些人都是傻瓜、讨厌的傻瓜。”他的声音在木质镶板的餐厅里隆隆地回响着。那女仆又要惊跳起来，这使得奥德丽要忍俊不住。她那双蓝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祖孙二人的眼睛倒是有某些相似之处。

“我原以为你读了这条消息会感到高兴。”

“高兴？”他朝她叫喊着，“感谢上帝，他不会得到机会。胡佛会重新当选的。本来他们可以提名史密斯，而不是那个白痴”。他刚才读的是李普曼关于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的专栏评论文章。他的这番反应是在奥德丽意料之中的。尽管是大萧条以来情况最糟的一生，全国各地数不胜数的失业者流落街头，饿殍遍地，可他仍然是赫伯特·胡佛的坚定支持者。他始终认为胡佛是个了不起的人。大萧条没有触及他们一家，因此他无法理解大萧条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了别人。

不过，胡佛的政治却造成了奥德丽的“变节”，这是爱德华·德里斯考尔的说法。她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感到非常高兴，这次，她将投民主党的票。

“你知道，他不会当选，所以你不要这么高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爱德华·德里斯考尔神情激愤，他把报纸摔在桌上。

“他能当选，而且总统非他莫属。”她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目前国内的经济状况确实令人感到恐惧，她当然为之不安。可她的祖父不喜欢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会让人认为这一切都胡佛造成的。对于他的话，安娜贝拉是不会往心里去的，但奥德丽就不同了，完全不同。

“祖父。”她仔细打量着他。她充分意识到她将说出的话会带来什么后果。“你怎么能硬说什么事也没发生呢？现在是1932年，就在民主党开会之前，芝加哥就有数十家银行倒闭，全国到处都是失业者，他们冻饿街头。你怎么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这不是他的错。”他的拳头“砰”地砸在桌子上，眼冒怒火。

“要不是他的错才见鬼呢！”她的语调激昂，含有直率的讥讽之意。

“奥德丽，你讲话要注意分寸。”

她没有向他道歉，她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他非常了解她，她也非常了解他，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她总是非常爱他的。

他凶神恶煞似地瞪着她，但她却对他莞尔一笑“我现在就和你打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定会当选。”

“胡闹！”他挥了一下手表示拒绝接受这一建议。这只手一辈子都是拥护共和党的。

“他如果当选你输给我5块钱。”

他眯缝着眼睛看着她：“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教导你，可你的言谈举止完全象个卡车司机。”

奥德丽·德里斯考尔朗声笑着站了起来。她此时的样子与那个穿粉红色晨衣，脚上是粉红色拖鞋，耳朵上戴着钻石

小耳钳的她简直是判若两人。

“你今天是怎么安排的，祖父？”

他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他只是看看朋友，到他的“太平洋联盟”俱乐部去吃午饭。每天下午总要睡一会儿。以他八十一岁的高龄，他是有权力这样做的。过去他曾是旧金山的一位大银行家。十年前退休了。现在他的生活是平静的，只有两个孙女同他一起生活，不过用不了多久就只剩下一个了。前一天他对一位朋友说，离他而去的如果是安娜贝尔，他是不会想念她的。她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儿。但奥德丽有骨气、有精神。他需要她。但他和安娜贝拉未能成为朋友。奥德丽总是站在他们中间，拼命地保护着她的小妹妹。安妮是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小娃娃，她一直抱着她不肯放下，到现在她还不肯放下。她正在为她操办盛大的婚礼。

这时爱德华·德里斯考尔的目光和奥德丽的相遇了。

“我要到俱乐部去。我想你和你妹妹要到兰索豪夫商店去把我的钱统统花光。”他装出一副恼怒的样子。其实，尽管目前正处于大萧条时期，但这在他私人领水上并未激起一丝涟漪。他的确是个出色的银行家，懂得如何使用他的资金。

“我们尽力而为。”奥德丽煞有介事地说。

她从来为自己买的东西很少，但安娜贝拉还需要添置一部分嫁妆。丁·玛格利恩已经把安娜贝拉的结婚礼服做好了，用的是古式法国花边，上面缀以小粒珍珠，领口很高，可以把她的姣好面容衬托得更加娇艳。戴在她金色秀发上的蒙头纱也是用古式法国花边做的，再配上法国薄纱。奥德丽对美丽的长纱和结婚礼服感到很满意。安妮也是如此。就带着她去试样子了。婚礼定于三周后在圣路可圣公会教堂举行。眼下，她要着手把有关婚礼的其他事办好。

“顺便告诉你，哈尔考特要来吃晚饭。”他的记性太差，要是事先不和他打招呼，他在餐桌上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即使是熟悉的面孔，他也会大发雷霆。这时，他盯着奥德丽。每当她提起他未来的孙女婿，他总是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理解不了，奥德丽对此竟没有一点妒忌之心。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却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倾心于她的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在人们的心目中，她并不是德里斯考尔家中的第一美女。她向来不修边幅。头发梳得很低，紧贴着头皮。她那象牙般白嫩细腻的双颊从不施脂粉；从不用睫毛；也不用口红点染她那丰满的嘴唇。也曾有几个求婚者，但都让她的祖父吓跑了。对此她并不介意。在她看来，这些人都太懒于活动，太乏味。她是在梦想得到一个象她父亲那样富于冒险精神和醉心于充满异国情调的男人。但她从未遇到过哪怕是与她父亲有一丝相象的人。对她妹妹来说，哈尔考特是天择良偶，然而却不合她的心意。

“他是个漂亮小伙子，不是吗？”她的祖父和往常一样上下打量着她，希望能从她身上看到某种东西，但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

虽然是她先同哈尔考特认识的，而且他曾带她参加过一两次舞会，似乎他也钟情于她，可她情愿把他让给了安娜贝拉。不管别人怎么想，她并不渴望得到他，他永远也无法满足奥德丽心灵中的那种渴求。她甚至想到，在世界上根本找不到她想要的人。她所向往的东西只能在她拍摄的照片中，在她父亲留给她的已经破旧的影集中找到。在她的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酷似她的父亲，甚至连他们拍的照片也是那么相似。他们的鉴赏力、他们的观察力、他们对稀有、遥远之

物如饥似渴的追求……

“哈尔考特会成为安娜贝拉的好丈夫。”她的祖父总是这样说，似乎有意奚落她，或是迫使她做出反应。他认为把他让给安娜贝拉是个大错误。他不理解她的内心。多少年来，奥德丽从未对人谈及她所梦寐以求的东西。终究有一天，她会去寻找梦中的一切。可眼下，她的位置就在这里——为她的祖父管家。

她对着祖父微笑，那笑意才下眼角又上唇边，她在强忍住阵阵笑声。让人觉得她在为别人无法知道的秘密而得意。是的，那是些别人永远也无法参透的秘密。她的梦有多么遥远，她要追随父亲的脚步……

她生来就不适合过那个时代的妇女命中注定的生活。她宁死也不会嫁给哈尔考特，去过那种安逸的家庭生活。

“你说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有什么根据？”她调皮地对她祖父说，“难道是因为他和你一样是共和党吗”他上钩了。

爱德华·德里斯考尔刚要反唇相讥，忽听背后有人叹息了一声，安娜贝拉进来了。她穿着一件镶有乳白色花边的蓝丝绸长裙，长发象金色的瀑布般披在肩上。她正失望地看着奥德丽。听到他们又在辩论，她的神情异常紧张，两只手象小鸟一样不住地颤抖。她的身材比她的姐姐几乎矮了一英尺。在奥德丽眼里，她总是那么弱小、温柔、娴雅。安娜贝拉依赖着她的头脑冷静，精明强干的姐姐。

“这么早你们就谈论起政治来了吗？”她把一只手放在眼睛上，好象正处于极大的痛楚之中。祖孙俩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谈论政治。这主要是他们会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他们甚至以争吵为一大快乐，这可以使他们保持饱满的精神。但却吓坏了安娜贝拉。她觉得谈论政治枯燥乏味，辩